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竟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不得而以與魯也魯則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老泉

春秋天子之不幸

春秋之作則奚為而夫子則猶曰寓褒貶於善惡之彰之加筆削於前後之縄之以匹夫而操天子之權則不曰吾僭也然則春秋之作果何為而夫子之心果何謂嗟夫是非不可弛於鄉黨譽不可弛於國刑罰不可弛於天下而褒貶不可弛於春秋一理也是故詩之亡蓋起於人之不知戒而春秋蓋有濟夫詩之所不及者春秋之一褒勝於詩之美之百春秋之一貶勝於詩之刺之萬亂臣賊子由是惕然始有懼心不畏當時天子之權而畏春秋萬世之貢筆嗟夫匹夫而奪天子之事誠僭也空言而代賞罰之權誠過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雖然昔者桀不道湯以而條其善惡而見之湯誥之書則湯之春秋也紂不道武王以而條其善惡而見之牧誓之書則武王之春秋也湯武春秋不見於誓命之傳乃得舉而施之賞罰之用是以天下之人不知有湯武之春秋而知有湯武之賞罰權不在夫子而道在夫子故夫子得以伸其道而借其權吁夫子之得湯武者幸也彼春秋之作茲豈聖人之幸哉

春秋猶法律斷例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伊川

春秋聖人之用

春秋聖人之用也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樂方春秋如治法

春秋為王道而作

嘗怪平王之詩不列於天子之大雅而同於諸侯之國風久而得之乃

知乎王之時無復有王道矣夫平王之時何以獨無王道蓋父子君臣夫婦兄弟王道也隱公即位不稟於天子與鄰儀父盟于蔑而授之私盟而天子不問是無君臣之道也鄭伯克段天子又不問是無兄弟之道也平王已前未有此極夫子傷之此春秋所以始於魯隱公也或削去即位或書其私盟或削去公子名或書鄭伯或書天王而名宰咺是皆以王道正之也嗚呼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王道也久矣天下一日而無王道是威者也吾夫子憫人欲之日起悼天理之將滅所以因魯史而作春秋蓋將以續三王之道而扶天理之將亡也夫子以王道注之筆削其筆也見聖人之所在其削也見聖人之所歸且以隱公元年論之書元年書正月公即位此魯史也筆王於春下乃知王之所為天之所削去公即位此天子之春秋也夫筆王於春下乃知王之所為天之所為也削去公即位三字乃知隱公之即位不稟於天子也自此類而推之則知不書賵書葬成風王不書天吳楚之人卒不書鄭者皆聖人削之以存王道也邾之貶魯之舊魯史書孫林父雜殖也而書春秋乃獨書衛侯以奔齊耳皆聖人筆之以見王道也因筆削以存聖心王道豈不昭昭乎倘於此而求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筆削森然在目皆聖心之發見也聖心之所興王道之所去也學者知聖人之心則可以知聖人之筆削則雖生乎千百載之下一讀春秋如歷鄒魯之國登洙泗之堂親見吾夫子之謦欬傳吾夫子之心法既傳其心則飲食灑掃進退無非吾夫子之運用窮而獨善也隱微之間有廟堂之顯幽暗之深有日月之明達而兼善也乾旋坤轉雷厲風飛百物阜蕃萬民綏緝旂裳鼓鬯不足以形容鍾鼓管絃不足以倾焉而高車駟馬元冕主璋有不足以榮耀也

春秋道之極聖人之終事

春秋之所為作者所以治乎仁義禮樂是非賞罰之所不能治者也鍾斯所以卒為而莫或制者豈其真無所畏而然耶至於定則永有不反其

張震奧論

本矣故崔杼弑為弑君而不能殺其書已之史官齊豹盜也詩於乎讐以求除其舟書之惡先天下之惡未有至於殺天下之賊未有至於豹仁義禮樂之所不能誘是非賞罰之所不能革堯舜三代雖不復行而是書乃有所以也故曰春秋者道之極聖人之終事也

春秋褒貶

見奪於市人越宿而已忘見奪於君子萬世而不泯君子所以筆誅口伐於華門圭竇之間而老奸巨猾心喪膽落者恃此權也過伯樂者驚駘之不幸遇匡石者攜櫟之不幸遇左氏者禮至之不幸禮至之辱雖他人為之汗顏泚顙然至扃管自以為辱哉東萊文集

史筆不可奪

曹劌諫莊公觀社之辭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齊威將列鄭太子華於會管仲曰作而不記非威德也記好之會君盟誓矣其後晉獻齊桓捷於周二拔猶其使而戒以忽籍然一時之史官世守其職公論雖廢於上而猶明於下以崔杼之弑齊君史官直書其惡終三人而書者踵至臯可殺而筆不可奪鉞鉞有弊筆鋒益強雖威加一國而莫能增損汗簡之半辭終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開明於下足誰之功哉東萊文集

孔子成周公之澤既竭仲尼之聖未生是數百年間中國所以不淪於夷狄者皆史官扶持之力也使其阿諛畏懦容舉不書簡編天喪無所考信則仲尼雖欲作春秋以示萬世將何所改信乎無車則造父不能御無弓則后羿不能射無城則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東萊文集

威王不能正王綱左氏所未言

鄭伯朝王威王不禮之衆人之說不過以王不禮之為非此左氏之所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為王綱既墜固招禍卑亦納侮如東王下堂見諸侯禮雖平而周益衰王從晉文之召禮雖卑而晉益憊是知威王之失不專在於不禮鄭伯在於不能振王綱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言也同前

三傳異同

單伯為魯請子叔姬於齊左氏無異辭公羊穀梁二家以為單伯淫於

叔姬是以見執吾請以經為準以傳為案以同時之人為證驗單伯實
周臣而公穀乃為魯之大夫譏內諸侯見於經者多矣榮伯之來凡伯
之伐毛伯之錫命召伯之會葬攷其書法與單伯無以異公穀何所據
而以彼為周而以此為魯毋自周之外經未有書諸侯之臣為伯者單
伕梁鶡豹嫉意如之類不氏而名著也公孫慶父公第叔叔之類配親
類配仲叔而名者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未書名者獨季子來歸一詰
而已曷嘗聞內大夫不名而書伯者乎公穀之誣瞭然矣左公穀者曰
單伯之烈於經自請叔姬以前如迭王姬如伐宋如會鄄不絕於簡至
請叔姬之後則載於策者有單子而無單伯庸詎知書伯者非魯書子
者非周乎曰爵列升降各隨其時如滕前侯而後子不聞其兩把也浩
前伯而後子不聞其有兩把也浩浩慶編子能盡發而紬下之乎曰人
無故員寃更百世而莫能雪又以為瑣屬而不足問是終天地而無伸

春秋之世王澤既竭反道敗德亂倫悖理不可縷舉尊莫尊於王而有
如子頹之出王有如子帶之出王此天下之大變也自是而降則如臧
國之禍尤所謂慘烈而可懼者國於天地有與立焉封植於唐虞長育
於夏商灌溉潤澤於文武成康之際廟陳四代之鼎彝府藏百世之
典籍不知幾人之力幾日之功扶持保衛而至於斯也一旦忽暴之所
變滅聖賢千餘年之所培養者變滅無餘凶威厲焰可駭可愕可憫可
傷而當時之君視之恬不以為懼赴告之車未反而金石之樂已溷簡
冊之墨未乾而滛虐之令已下此無他惟忘於危亂之中而不知懼之
可懼也

春秋大義數千其義雖大炳如白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
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
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宜乃制事之權衡裁道之軌範也

春秋災異皆天人響應

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如石隕於宋而言隕石如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程氏

春秋譏失禮

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春秋之法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是夷狄矣程氏

春秋孔子刑書

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非人之有功亦必錄之不可不恕也廉節

春秋褒貶

始作兩觀始者貶之也誅其舊無也初獻六羽初者褒之也以其舊僭八佾也廉節觀論

書暈帥師

暈魯國之公子也而夫子止書曰暈帥師暈豈無意哉

春秋一經非寔錄也其間抑揚予奪無非王道所寓如書暈帥師師自有濟意且暈魯國之公子孔子止書曰暈者以其不待君父之命自會齊鄭以伐宋此逆亂之賊非公子所當為故削去公子二字止書曰暈以見其弒君之心自此而萌則暈之無君久矣

魯鄭易田

春秋隱公八年書白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夷寅我入祊左氏傳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杜預釋之曰許田近許之田成王賜周公許田以為魯朝宿之邑宣王賜母弟鄭桓公助祭泰山泰山湯沐之邑在祊今魯鄭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故以祊易田然則二國以私易田不復顧天子父狩諸侯朝覲之禮其可乎

左氏見隱公八年鄭以祊與魯威元年魯以許田與鄭入見魯頌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則遂以為許魯地也曾不知許有二詩所謂許者周公舊封也春秋所謂許田者許國之地也如經書築臺於秦秦作遂至黃乃復秦與黃俱魯地而諸侯之國亦有秦有黃也不可以許田即為魯舊地而生易田之說且文武之子孫孰非有功而親者使皆有朝宿湯沐之邑中國何地以處之此不然也攷之地志今許州許昌郡古許國也見有許田縣則許田是許之田如邾田之類何得以為魯地近許之田平是又不然也況今在沂州瑯琊縣有祊地去泰山為遠安得

為鄭人助祭湯沐之邑惜如使許談時鄭莊公方強此年既以枋歸魯必欲急得許田隱公何得終其身不歸之及威之立始以璧假之何哉況神不散非祀民不祀非族鄭伯雖伯愚釋泰山之祀而為魯祀周公非人情之甚也聖人脩經欲令後世明知不待三傳而後著使誠有易田之事但曰歸枋入枋無乃太隱而不可知乎不知枋者乃鄭嘗所侵有之地而特近於魯今歸于我者鄭人思以結魯之援六年既來輸平恐魯之好未固謂隱之可以利啗之故以枋地與之鄭歸而魯入之然後二國之黨固矣于嘗疑枋在沂州為魯地經不書魯失枋之由或在春秋之前也攷之枋即近魯非本魯地也若本魯地經但當書鄭伯使宛來歸枋足矣不當繼書曰庚寅我入枋擾齊人歸我濟西田經不書我入濟西齊人歸讙及闡經不書我入讙闡蓋魯之故地既失復得何用一書入乎今枋特書曰我入枋則見魯公貪鄭之賂非可入而入之故也若乃許田既非魯之舊封何得有是乎曰此春秋之微義隱公既交齊鄭十年乃相與伐宋而取郜防十一年乃合齊鄭之師伐許而有其地蓋魯之有許田自入許之年始伐宋之謀本於齊鄭故經書帥師會齊人伐宋會者謀出於彼也入許之師出於隱公故經書公及齊人鄭人入許及者謀主於我也然許田近鄭而遠於魯衆人雖有之鄭人之所欲也時隱公尚強鄭人雖欲得之而未能與魯爭逮一旦威公篡隱鄭莊乘間直至于魯之垂以求許田名為璧假實脇取之也威公不義方懼諸侯之討宜不敢不與也自是許之土地為鄭所有許田此不見經至鄭莊死忽突爭國鄭國大亂許叔始得乘間而入許復有其國經於威十五年先書鄭棄蔡鄭忽歸于鄭即繼書許叔入于許其旨隱而甚明由是鄭人無時不伐許必欲得其故也許人凡四遷以避之而卒不免逮春秋之末經書鄭遊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後已許鄭之爭許由鄭莊假許田於魯故也攷之春秋許之源流興亡若是何得如左氏附會之說妄假易田之事乎左氏為許由之說既設後又覺有許叔入許之事乃於隱十一年公及齊鄭入許叔以居許東偏益為後張本也不知鄭之

得許乃在於璧假之年何得於隱公之時已有之學者之於春秋不究源流始末期於自得而惟隨三傳東西若是錯誤者豈少耶

滕侯滕子　滕侯滕子持一人而已而夫子既書滕侯復書滕子何哉

桓公二年書滕子來朝說者謂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者為時王所黜此大不然使時王能黜侯為子是王法行矣春秋不作可也蓋篡弒之賊乃天下之大惡今桓公以弟弒兄以臣弒君罪固不容於誅矣滕既不能討反先隣國而朝之是同惡相濟也故聖人於此削侯稱子以正其惡無辨文

書鄭棄師　高克肖安禦狄衆敗而歸人不書高克而書鄭何也聖

閔二年書鄭棄其師請入之序可見矣文公惡高克使之將兵禦狄久而不召遂使猥敗而歸豈非棄其師乎蓋惡其人而使之將兵以外之

兵何罪焉故止罪鄭

定人歸田

定公十年春秋書曰公會齊侯于夾谷繼以齊人來歸郓讙龜陰田左氏謂齊犁彌使歸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辭意以為齊人來歸田歟潔又曰兩君相揖齊人鼓譟欲執季孫三月不違齊人來歸田歟潔又曰兩君相揖齊人鼓譟欲執

晉君孔子止之故齊歸田也至司馬遷作史記乃謂齊四方之樂於是至孔子以為夷狄之樂何為至此景公麼去之齊有司又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使有司誅之景公歸而恐乃歸魯之所侵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其後揚雄用其說曰齊人卑卑歸其侵疆自是幾千年無不信之其然豈其然乎幾

次經考之又諸子之異說觀之左氏曰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按春秋中國之會不知其幾未嘗有以兵劫人之事齊景公圖姜伯魯方請成以兵劫之何以視諸侯乎惜或有之左氏以為萊人穀梁又不言萊人但曰齊人公羊又都無此說但曰孔子行乎季孫司馬又不言劫公之事但曰奏夷狄之樂優倡侏儒為戲數者之說更相背戾如此何者可信乎可知其非也且左氏曰齊人加於卦師曰齊兵出竟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故司馬遷子使兹無還對曰而不反我汶陽田與此所歸之田自別稽之地志鄆亦謂歸我汶陽龜陰之田援汶陽田與此所歸之田自別稽之地志鄆田屬東平縣經書公及鄆是也謹在濟北蛇丘縣經書公會齊侯于濟是也龜陰古梁父縣詩所謂奄有龜蒙是也此皆魯地若乃汶陽則

齊田也成公籍晉之力取齊汶陽田未幾齊睦於晉晉侯復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自此田歸齊之後魯不可得也而鄆田之失自昭公失國齊取此以居之昭二十五年書齊侯取鄆是矣定六年又書季孫斯帥師圍鄆即此年齊伐我西鄙之時夫之不得以此田為汶陽田明矣左氏傳何得以夫子請歸者汶陽司馬遷亦謂汶陽歸我何耶杜預名知地理然有時而妄也徒見左氏以鄆讙龜陰為汶陽即注云三邑皆汶陽田也汶雖屬魯之道魯之西北境拒齊汶上之陽盡屬齊也閔子騫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言欲北踰齊也齊人刺襄公曰汶水湯湯以此見適齊何疑何得附合左氏即謂三邑乎若然經何不直言曰齊人來歸汶陽田此又知其非也借如彼說聖人脩春秋之極陪臣執國命近有竇王大弓之功後有叔仲圍邾之變聖人若用於時魯不能一振魯之頹綱乃區區自書其功以示後世乎既不能正三家之專陪臣之禮文書其事於經特誰之過歟蓋說者必欲謂夫子嘗為大夫於魯必有其功夫子雖暫為大夫遭定公之孱懦三家之專肆未幾齊歸女樂即致政而去歸田之事於聖人何與不知此自當時諸侯喜怒無常與之際則攬見侵奪與之好則侵地復歸此年魯與齊有隙齊國夏伐我者再公亦再加兵于齊連是年及齊平為夾谷之好會齊人以魯服已故鄆讙龜陰之侵地復歸于我亦如宣公之時齊人嘗取我濟西田及宣公事齊經則書取我讙及鄆及嘗睦於齊經則書齊人歸我濟西田哀公之時齊嘗夫子則濟西之歸讙闡之歸誰之力乎嗚呼自聖人沒三傳妄設事實爾使聖亂經十八九千非好為臆說以毀聖人之功蓋惡其害經失實爾使聖人復生必以予說為然拘儒俗士執可與語此哉

孔子隳三都

定公之十二年春秋書曰夏叔孫侯帥師隳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隳費冬公圍成說者曰孔子為大司寇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隳郈季孫將隳費公山不狃以費叛將不成公斂處父以成叛蓋左氏先為此說而公羊附益之司馬遷又取而記之予以為不然按語曰公於孔子既發此謀及費叛召孔子上欲往聖人遷退果如此乎

公山氏之叛正定公十二年之事司馬遷謂在八年若此年又叛則何
不著於經乎然則史記之妄明矣借使孔子用事三家信之如公羊之
說則隳三都者自三家之意何用叔孫帥師而後隳費公又自圍成乎
三家必自帥師以隳私邑則非三家樂為之可知既非三家樂為之則
非夫子之謀行乎三家可知豈有聖人見任於定公見信於三家尚能
使之隳私邑而不能振國之紀綱是年築蛇淵囿非所宜築也大蒐于
比蒲非所宜蒐也何以不諫止之而徒書以譏之乎又何惡三家之舞
八佾歌雍徹而不能救正之徒憤有於空言乎況十年經已再書叔孫
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矣比年之隳郈隳費圍成謀出夫子則前年
公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側伺冠命中句須
之再圍郈又誰之謀耶夫以三家之僭亂日久天子之禮樂征伐尚皆
專為之彼其治兵積甲高城深池以張大其私邑夫子雖聖安能一旦
使之隳名城出藏甲也我不思之甚也無他諸儒以前年齊歸田之功
自孔子遂以隳三都似乎美事故以為孔子謀之且左氏曰費人襲魯
孔子曰好謀而成今使費人得以自魯入及公側二子始使人下伐之
使伐而弗克將若之何及圍成而中不能下庸人之謀亦不如此為是
說者欲以加孔子之功反以汙辱聖人也使後世疑聖人謀而無成為
元權變者左氏與數子之罪也然則當時之事若何曰此自陪臣據私
邑之始三家欲隳之爾夫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自
大夫出蓋五世希不失也又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
矣故夫三桓子孫微矣此正夫子作春秋本旨也惟諸侯僭天子則
大夫必能僭諸侯惟大夫僭大夫惟夫祿去公
室政逮大夫之日久則命臣出而乘之三桓子孫不得不微也當是之
時正陪臣執國命三桓子孫微之時也是以內則有陽虎藏寶玉大弓
外則有陪隸據私邑以叛侯犯臣叛孫者也而以郈叛叔孫公山弗擾
臣季氏者也而以費叛季氏公斂處陪臣孟氏者也而以成叛孟氏皆
三家之僭叛已極當希不失之時見侮於家陪耳故前年已再圍郈弗

克今乃帥師隳郈汶之者病其強而毀之也叔孫既隳郈公山弗擾不
及已而又叛故三子扶公次圍之聖人之意以三家始得志也則各繕
其積粟求以富私邑弱公家無所不圍及私邑既強公家既弱而陪臣
乃為之患亦如三家之禍魯也故書之以為僭竊亂臣之戒何與吾聖
人之謀乎聖人謀事豈如是乎自聖人後無有一人辨其謬者傷哉春
秋之不振也

不書趙穿 趙穿弑君之罪聖人不書趙盾何所見乎

此春秋大義也趙穿弑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
也仲尼曰惜哉趙境乃免若出境而反又不討賊則不免除出境不反
乃免伊川

踰年即位 春秋君子入子踰年即位為正其是非何如也

先儒皆以春秋君薨嗣子踰年即位為正非也不知聖人所書正以譏
非禮且啓禍亂之門也在禮天子崩七月而康嗣子即位稱王以示天
下之有王也諸侯薨三日而命嗣子即位稱公以示一國之有君也觀

書顧命及康王之誥曰乙丑王崩齊侯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劍于
兩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奠酒王麻冕黼裳既尸天子太保畢公率
東西方諸侯入應門左右王釋冕反喪服此嗣君即位之常禮也夫成王方崩齊侯必逆元子劍入翼室居憂以為天下
之宗主乃既尸遂麻冕黼裳稱王受冊命同瑁而即位矣及既尸天子
受諸侯之奠贊作禮報之君臣之分已定乃釋吉服行喪禮自乙丑至
癸酉九日之間已行即位之禮此周公之舊與夫子定書取之以存周
制周公孔子豈不知君父大位婢之重名號不早正在窺伺奪嫡之亂作矣豈惟天子則然方周
公薨未踰年伯禽興徐戎之伐稱公以示征蓋諸侯亦然也逮至周衰
此禮喪亂始有踰年即位之制其未踰年也天子不稱王諸侯不稱公
名之為子敬平王以隱三年春三月崩至秋武氏來求賻雖踰時不稱
天王使之以威王未即位也襄王以文八年秋八月崩至明年春毛伯
來求金雖踰年猶不稱天王之命以襄未葬司君未成君也昭二十二

年景王崩於夏四月至冬十月王猛猶攝子則異乎康王嗣天子之禮也曁葬公薨於秋八月子般至冬十月而稱子又公薨於春二月子赤至冬十月而稱子襄公薨於夏四月子野至秋九月而稱子其他列國皆然僖九年春宋公御說卒其冬襄公稱子會于葵丘僖公二十五年春行侯殺卒其冬成公稱子盟于洮如此之類異乎伯禽則諸侯之禮矣嗚呼一人之家不幸而喪其主又不有家督以為之主則豪奴悍婢與其他人竊其私藏謀及田宅必矣況大而一國又大而天下其可一日而無君乎方先君不幸踰年而後正嗣君之位號何以絶覬覦之望塞禍亂之門乎所以尹氏得以立子朝而抗猛王室以危而不克得以立閔而弒般仲遂得以立宣而弒亦皆以大亂春秋之多變故蓋始於此也使從周公之典禮名位早定豈至是乎聖人於春秋所以書其踰年即位及嗣君稱子者皆著其變周禮而啓亂源也近世周氏讀書顧命康王之誥及據漢儒記禮之說與春秋列國之制謂康王以嘉服見諸侯又變乘黃玉帛之幣為非禮且曰使周公在必不為此夫周公制禮成康之君召畢之臣相與守之以為常制豈有非周公之典成康召畢乃行之乎行之非禮夫子定書乃取之乎不知書之所以存顧命者正以見春秋之非矣蓋蘇氏不究春秋之旨誤為之說

郊望當否 春秋郊望曰卜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當用下辛不可卜四卜卜五卜而至於不郊於禮何如也

春秋書郊望之者三傳諸儒之說無得之者無他知求小禮而昧於大禮故經書郊者先皆為有故而書非因卜不吉而廢郊則因生死傷而廢郊又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者雖牛之死傷而必郊者因卜不吉而廢郊則若僖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是也因牛死傷而廢郊則若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又一死乃不郊猶三望成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是也有不特卜之吉而特郊者則若成十九年九月辛丑用郊是也有牛雖死傷而必郊者則若定十五年正月鼷鼠食郊牛牛又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哀元年

春正月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是也先儒之說不過罪其屢卜與其食牲不謹耳或曰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或曰三卜禮也四卜五卜非禮也今因卜不吉而廢郊是廢禮也又據禮養牲必在滌三月養牲必二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有變則改卜據牛必代之今以牛死傷而廢郊是又失禮也所以春秋書以示譏此皆非聖師之意不知聖人書郊乃惡其非禮之大者耳屢卜之瀆養牲之煩非春秋實也學者欲究聖人之旨先嘗斷魯郊之當否未暇及其瑣七也

夫子傷周之不嗣禮樂自諸侯出其言魯之郊禘則有周公其衰之時豈有天子郊天諸侯亦郊天天子望祀山川諸侯亦望天子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亦禘使諸侯亦可行則聖人不以禮樂自諸侯出為傷也自夫子沒漢儒不知道者但見春秋書魯祭祀多天子之禮始妄設周賜魯禮樂之說所以諸侯不以魯郊為非赦其非禮之大者求其不合禮之卜者譬人既僭竊禮樂罪莫重焉就使無四卜五卜神之道則可以郊乎否乎又使養牲必滿不至死傷則亦可郊乎否乎魯人郊望無時可也何區區者之足論然周郊以冬至而嘗用之於啓蟄天子四望而魯三之名為後時降殺但竊郊望之名已有罪矣譬如齊賈冠師儒之冠庶人所卿捐之服望其容飾已知其非分越制也予謂春秋所書之旨正以有故而不郊者為幸無故而郊者為大罪也信之四卜成之五卜襄之三卜皆不從幸其因卜不從而廢也宣之郊牛口傷成之鼷鼠食郊牛角皆因是而不郊幸其因牛死傷而廢郊也若是者僅以有故而廢僭耳定雖牛死五月而郊哀雖牛傷四月而郊勉強行僭豈為當乎使信襄不因屢卜不吉宣成不因牛之傷肯不郊而已乎然與其因變故而止猶愈於定哀不知已也若乃成公經直書九月辛丑用郊者古者大祀必順時卜日周官大宰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是也成公七年以牛傷而不郊十年以卜不從而不郊故至此不復順時卜日恐天意不已從也惟肆意所欲為經特謂之用郊用者非禮故為之意也大抵魯人乘周室之衰賞罰不行乘大路載孤韣設兩觀舞八佾其僭擬無所不至是以天子之祭郊望與禘皆僭行之然天不

可謂神明有知其肯享非禮之祭也哉季氏旅於泰山夫子曰曾泰山不如林放乎泰山有知必不享季氏之祭況上天而可謟乎宜乎至於三卜四卜五卜不從觳觫屢卜不從而猶三望雖屢卜不從而猶三望雖牛死而改卜其甚者至於用郊僭得罪於天雖屢卜不從而猶三望雖牛死而改卜其甚者至於用郊僭擬之心不能自已下破王制上拂天心其罪為大也聖人發憤作春秋書其因變故而不郊者僅如此其餘非卜不從牛無死傷而肆意於僭若又不知其幾也深味聖師之旨曰猶三望曰免牲其深矣乎其微矣學者思之

哀黜吳楚 吳之與楚周季之強者也聖人黜之何哉懼也耳

周室之季吳楚可謂強矣仲尼脩春秋書荊以秋之雖其屢進不過子爵所以抑黜侵亂而使後世知懼也耳

春秋總論

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此伊川學春秋法也經不通求之傳傳不通求之經此明道學春秋法也夫春秋之作與五經異五經言其理春秋言其用聖人之於法其猶律令之有斷例乎譬之於醫其猶方書之用藥劑乎讀春秋而不知聖人之用不足與語春秋矣且春秋何以始吾知王者之迹熄則知春秋之始春秋何以終吾知聖人有所因而作則知春秋之首罪之黜定五伯之功罪則可以治春秋於書劉卷之辛也吾見聖人之憂慶人何憂憂斯道之失其援也於書孔子之生也吾見傳者之喜傳也文姜之去其氏誅文姜也吾祖宗之立法亦然矣共姬之詳其録賢共姬也吾先正嘗有不下堂之譽也書始作兩觀始者以辭也以其舊之無也書初獻六羽初者褒辭也以其舊之漸也一字之間榮辱判焉稟乎其可畏哉康節先生有言春秋因事而褒貶非孔子有意於其間故春秋盡性之書也噫人以春秋為名分之書君子以春秋為性命之書彼為臨川之學者其何知

春秋名目

夫子未脩春秋天下已有春秋之目夫子既脩春秋天下愈多春秋之

名蓋古史以春秋命名者實顯其年以明記事之初始也一字之褒則
嫈然似春一字之貶則褒然似秋命名取義所以示勸懲於萬世而為
不易之法也故夫子未脩魯史之前如古語記大丁時事則曰夏商春
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則曰晉春秋韓起見魯春秋外傳則見於周公之
二年司馬僕言羊舌肸習春秋則見於晉語之著述申叔時言教太子
以春秋則見於楚語之記録至於魯春秋記與竊辭比事之教則又見
於禮經之坊記經辭此豈非夫子未脩春秋而天下已有春秋之目乎
夫子既脩魯史之後如表曄之獻帝春秋習鑿齒之漢晉春秋虞卿著
書八篇則名曰虞氏春秋不韋著二十餘萬言則名曰呂氏春秋鮑行
鄉者書二十卷則名曰宋春秋至於包湑所作則又名曰河洛春秋此
豈非夫子既脩春秋而後世愈多春秋之名乎雖然春秋之目多矣愚
不知通行於今者幾何扵諸家春秋皆以作史為的而吾夫子春秋獨
以聖經著名則聖人褒善貶惡真足以起千萬世之敬畏而無愧於春
秋之名矣

吳楚盟會不書王恐是吳楚當時雖自稱王於其國至與諸侯盟會則
未必稱也（文公）語録

程沙隨辨春秋之疑

向見沙隨春秋解只有說滕子薛侯来朝到桓二年便書滕子来朝先輩為說甚多或以為時王所黜
故降而書子不知是時時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就使能黜陟諸侯當
時亦不止一滕之可黜或以春秋惡其朝桓而并後代子孫削之乎或以為當喪未君
一向書子豈春秋惡其朝桓而并後代子孫削之乎或以為當喪未君
前又不見滕侯卒皆不通之論沙隨則謂此見得春秋時小國事大國
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見者
多故自貶降而以子禮見廢得貢賦易供此說恐是如此緣後面鄭朝
晉云鄭國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見得鄭本是男爵後襲用侯伯之禮
以交於大國初焉不覺其貢賦之雜辨後来益困於此方說出此等

非獨是孫悉當時小國多是如此同上

胡春秋有牽強處

胡氏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同上

看左傳方見筆削

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畧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大意全上

左傳是秦時文字

三傳惟左氏近之或云左氏是左史倚相之後故載楚事較詳國語與左傳似出一手然國語使人厭看如說籍田弊處令人厭看左氏必不辭是丘自是無可說將虛文敷衍如說人如左傳之文自有縱橫意思史記却說秦始有臘然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同上

左丘明

左丘明恐不同

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上不曾講學公羊穀梁考事甚疎然理義却精此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上都不曾見國史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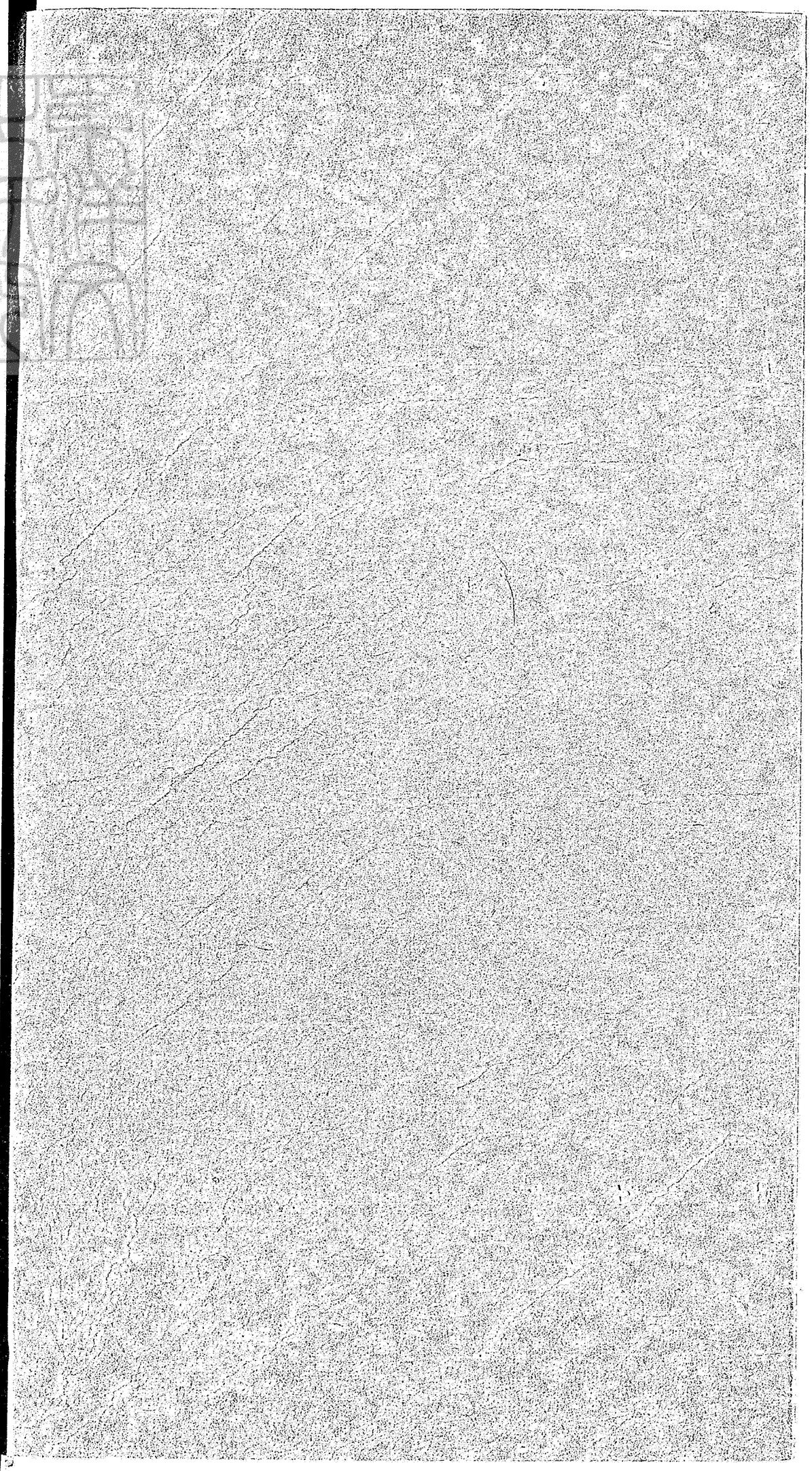
三傳互有得失

左氏曾是箇傳記人做只是不知世俗見識斷當他事皆公利之說公穀雖陋亦有是處但皆得於傳聞多說謬同上

三傳各有優劣

左氏不是儒者只是曉事該博會做文章之人公穀二子却是不曉事底儒者故其說道理及禮制處不甚差下得語鄭重同上

疑春秋

自論語記於聖門之高弟而後國語新語皆以語命名自文選集於肅梁之東宮而後文粹文海皆以文命名然則後代史家典冊多以春秋命名者豈非因孔子春秋而作歟春秋果何為而作為褒貶而作也一字之褒嫈然如春一字之貶慘然如秋因其名以究其義蓋欲公褒貶

於萬世而示後以不容犯之直筆奈何後世春秋之目何其紛亡耶雲卿乃戰國說士著書八篇名曰雲氏春秋可矣愚不知識剌得失果足以當一王法否乎孔衍能著漢魏春秋而以勸善懲惡否吕不韋乃陽翟賈人著書二十餘萬言名曰吕氏春秋可矣愚不知八覽六論果足以當一王法否乎孔衍能著漢魏春秋而不能與鄰郡之賊其視亂臣賊子懼為牝妃吳統能作唐春秋而不能遮大簡之譏其視顯微闡幽為有愧孫盛能撰魏武春秋而不能無放蕩之失其視片字為少惡至於吳均之有齊春秋鮑氏之有末春秋蕭氏之二十國春秋武敏之三十國春秋其所以擬春秋者何義堅買之楚漢春秋趙氏之吳越春秋習鑿齒之漢晉春秋其所以合春秋者何事吁故必有夫子而後可以任褒貶之責欤庸庸碌碌手跋而敢於作春秋哉嗚呼是皆未知吾夫子不獲已之意也